



2022年8月23日下午，我来到了山东半岛的最东端成山头。这是我沿黄海西岸行走必到的一站。

我在地图上发现，这里是一个最佳看台：山东半岛插入海中二百多公里，接近黄海腹心，成山头更是在半岛的顶端脱颖而出，三面环海。

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第一次来这里时抚须感叹：“天之尽头！”随行的大臣李斯便写了“天尽头”三个篆字，刻石而立。人们还把这三个字刻在海中孤突如剑的石峰上，让这里有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地名。

公元2005年，石峰上的字突然增加了一个，变成“天无尽头”。不少人看到了或听说了都摇头发笑，于是四个字又变成了三个字：“好远角”。我住成山头走的时候，还认为那里在使用这个新名，因为我在网上看过照片，卫星地图上也标记这里为“好远角”。然而进入景区，从秦始皇塑像旁边探头一瞧，发现海中石峰上依然是“天尽头”三个大字。

恢复历史本来面貌，甚好甚好。我站在高崖之上，在习习海风之中，往南看往北看，仿佛看到了我到过的长江口与鸭绿江口；往东看往西北看，仿佛看到了我乘船去过韩国和渤海海峡。极目远眺，水天一色；俯瞰近处，碧波滚滚。

这片海，这片在一百年前才被人叫作“黄海”的海，上下几十亿年，纵横40万平方公里，曾发生多少造化，沉淀了多少故事！

我站立的崖下，“秦桥遗迹”正在水中半隐半现，被雪浪冲刷。传说这是秦始皇想亲自去三神山寻仙药，部下为他铺设的石桥。但看那四块巨石滑溜溜地节节断开，没有几万年的海水打磨与风吹日晒，成了这个样子。那时的“秦桥”之东，几经沧海桑田，冰期时如有人类，说不定真能走到对面那个如一面旗帜斜垂的半岛。

当海水淹没从长江口到鸭绿江口的广阔大陆架时，无数生灵活跃于此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生生不息。从海洋登

望洋兴叹成山头

□ 赵德发

陆的生灵，有一支进化成人类。人类中的一部分，在这片海的边缘生存、繁衍。

人们在蓝色的大海旁边住久了，也会沾染海的品格，扩展胸襟，开启想象，进而改变性情、心理与审美趣味。久而久之，形成了文化。

泰山高耸，大海铺陈，生活在山海之间的东夷人，从五千年前就开始创造辉煌灿烂的海岱文化。在莒县发现的“日云山”图像文字，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曙光。在沿海各地发现的鸟形器皿，体现了古人梦想腾飞的不懈精神。

春秋战国，群雄并起，百家争鸣，盛况空前，黄海西岸更是成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。

齐文化，开放、包容、务实、进取。鱼盐之利，舟楫之便，被齐国人最早认识并利用。千里海岸，万里遐思，他们的心总是飞得很远很远。因此，山东半岛成为东渡移民的始发地，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。

鲁文化，重仁义、尊传统、尚伦理。在鲁国形成的儒家文化像融融月光，洒向华夏大地，进而凝结成中华文化的内核。然而，这里的文化巨人登高望远，眼中有海，孔子说过，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。

莒文化，既开放，又内敛，温和敦厚，好让不争。他们认为，莒都西面的浮来山从海上浮来，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会盟和平解决。浮来山上，荫护营、鲁两国国君会盟的那棵老银杏树至今还在，枝繁叶茂；齐桓公当年在此避难，回去说的那句“勿忘在莒”，两千年来被人传为佳话。

吴越文化，早期尚武逞勇，悦兵敢死；为求霸业，卧薪尝胆。虽然中心地带在江浙一带，但也在江北沿海闪现异彩。越王勾践向北扩张，曾将势力推展至胶州湾西岸。越国相国范蠡功成身退，到山东经商，被后人尊为商圣。

“六王毕，四海一”，秦始皇驾到。他几次到海边巡游，在视察疆土的同时，把获取长生之药当作一件大事。山东半岛

的方士文化，竟然改变了中国历史——如果秦始皇不是听信方士们对于海中仙山的渲染夸耀，最后那次来山东半岛时绕行一圈，寻鲛射杀，劳神伤身，他大概不会病死在回咸阳的路上，他创建的大秦王朝会延续多年。

秦始皇毁了，徐福却在东瀛“止王不来”，开创了中日交往之先河。西风东渐，延续千年，经两汉，至隋唐。遥想隋唐时的这片海，舟船来往，篷帆高张，从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起航的遣唐使、留学生、留学僧，不惧狂风恶浪，奔赴山东半岛，那是何等景象！他们归航时，带去了用汉字抄录、印刷的无数经典，回国后广泛传播，在东北亚形成了一个极具特色的汉文化圈。2008年我与日照十多位书画家到韩国平泽交流，发现这里的许多书法家都会写汉字，能与我们笔谈。可以说，汉文化氤氲在黄海海域并蔓延开来，是史册上的一幅生动图景。

秦始皇来这里看海，心里只想看江山和怎样能够永远统治江山。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他认为天下就是“土”，所以他在土地上走到了头，天也就到了尽头。他不知道天外有天，海外有外国。后来的一些帝王知道了，却认为“华夏之外皆蛮夷”，不愿与其平起平坐，只想关门来过自己的日子。

没料到，倭寇过海，烧杀掳掠，明王朝只好大建卫所。在山东半岛最东端建起成山卫，与相继建起的威海卫、靖海卫像三角箭簇，指向黄海。此后三百多年里，这枚箭簇时而锋利，时而锈蚀，而黄海之上因为海禁，帆影阙无，一片沉寂。直到清代中期，朝廷鉴于倭寇不再来，郑成功也死在了台湾，于是废除海禁，裁并卫所。大海近在咫尺，远接五洲，但如果没有外敌破浪而来，执政者便从没想到要去海外寻求发展契机。

西方人却不是这样。早在秦始皇还没出生的年代，希腊人就有了强大的海军。他们信奉“弱肉强食、成者为王”，通过航海贸易聚敛财富，殖民扩张。地中海，

孕育了最早的海洋文明。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，新航线逐渐开辟，一些西方人贪得无厌，杀气腾腾，横行海上，争当霸主。十九世纪，他们盯上了遥远的中国。

1841年，冒黑烟的火轮船初次经过成山头，西方列强开始挺进黄海，气势汹汹，锐不可当。1874年，成山头矗立起一座灯塔，由英国人把持的大清海关出资建造。成山头海域雾多，灯塔旁边又多了一只大雾笛，每隔两分钟自动鸣笛一次，可以传出30海里。这让当地渔民受益，也为更多的外国船只提供了方便。大清政府建起的北洋水师也能沾光，但成立之后仅仅过了七年便全军覆没。那一场极其惨烈的黄海大战，就发生在成山头东北方向，老百姓听说后悲伤不已，在始皇庙内设立邓公祠挥泪祭奠。

有海无权，有海无防，中国人洒向黄海的血泪与日俱增。特别是在1931年开始的14年战争中，许多中国人站在海边东望，悲愤满腔，心间蹦出“血海深仇”一词。

当我站在成山头时，身旁是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“中国领海基点方位点山东高角”，落款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”，碑的最上方是庄严的国徽。我抚摸着碑上的红字，真切感受到了“海权”二字的含义。

海洋文明，应该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，与“封闭”与“野蛮”相对。海洋文明，应该是人类认识到海洋对于世界的密切联结，认识到海洋与人类是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，从而精心呵护海洋，和平利用海洋。黄海西岸，崛起了一批具有海洋气质的城市，如璀璨明珠一般吸引了世界的目光。生活在黄海西岸广大城乡的人们，也不像生活在农耕时代的前辈们那样故步自封，目光短浅，而是面向全球，开放而自信。

我在黄海岸边行走时正值休渔期，看见除了一些养殖船，别的渔船都安安静静地停泊在渔港，让近海鱼虾在这四个月內不受打扰地繁衍生长。

谈数

“人家怎么弄了来了”

□ 钱 杰

不是打就是骂，要不就是没边儿的溺爱与放纵。

这就是这个“赫赫扬扬，已将百载”的“钟鸣鼎食之家，翰墨诗书之族”中惯常的教育方式。

贾政对宝玉的教育，我们是领教且熟知的了。说起这亲爷儿俩在整个《红楼梦》中的见面“交流”，在我们耳边萦绕不绝的，除了贾政恶声恶气的“断喝”，就是那棍棒高举、血肉横飞的“拳跽”拷打和宝玉的惨叫——只要听见一声“老爷叫你”，宝玉不是“唬的忙垂了头”，就是“呆了半晌，登时扫了兴，脸上转了色”；若是这召唤来得突兀些，更是“不觉打了一个焦雷般”，或者“又是一个闷雷”。纯粹是鼠儿见了猫的反应。至少在前三十回很少有例外。以致后四十回中，贾政对宝玉的态度稍有好转，竟成为红学家们质疑高鹗续书违背原作本意的一个重要依据——没让贾政骂到、打个够！

荣国府里顶门立户的弟兄俩，除了贾政，还有他哥哥贾赦。贾政基本是个假模假式的书呆子。贾赦则是个“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”“放着身子不保养，官儿也不好生做，成日和小老婆喝

酒”，连他老母亲心爱的丫鬟鸳鸯都不放过的老色鬼。哥儿俩性情相差很多，但在动辄打骂孩子这点上，像是一个师傅教的。

第四十八回“滥情人情误思游艺，慕雅女雅集苦吟诗”，回目挺雅致，却藏着一人命和贾琏挨的一顿好打。

贾赦除了喜欢小老婆外，还有一个“雅好”：搜集古扇。偏有一个叫“石呆子”的穷苦文人，家藏二十把上好古扇，被贾赦相中。打发儿子贾琏去买，人家死也不卖。弄不来，贾赦就天天骂贾琏“无能”。

这时贾雨村正做着地方官，为了巴结贾赦，便罗织罪名，将石呆子家的古扇强抄了来，献与贾赦。石呆子的下落，书中说“不知是死是活”。但从“呆子”这个绰号和他先前对贾琏所说“要扇子，先要我的命”这种话来推断，这人显见是活不成了。

贾赦得逞，叫来贾琏，拿着贾雨村送来的古扇连炫耀带奚落：“人家怎么弄了来了”——贾琏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因为曹雪芹讨厌透了贾赦这个人物，要使劲把他往坏里写，所以在这里就有意把贾琏写得比他爸爸还多少有点人味儿——贾

琏跟贾赦犟了一句嘴：“为这点子小事，弄得人家倾家败产，也不算什么能为。”

这句话惹恼了他这个混账老爸。板子棍子一起上，把贾琏“混打一顿，脸上打破了两处”。平儿到处给他调换棒疮药，说“打了个动不得”。看来打得不比宝玉那次轻到哪里。

平心而论，第三十三回宝玉挨的那顿打，虽然贾政下手忒毒辣了些，但情有可原。宝玉游手好闲，惹的事不光不少，而且不小，特别是因为一个“戏子”，招惹到了忠顺王府。忠顺王府又是贾家的天敌。所以贾政这一怕一气非同小可，急了眼。

贾琏因为石呆子和古扇之事挨的这顿毒打，却全然来自他父亲的无理蛮横。

但呈现在我们大众眼前的，则是贾家这两位“体面”“尊崇”的贵族兄弟、两位当了父亲还做着官的人，他们跟孩子的交流方式，不管占理还是不占理，一律是无差别的棍棒打骂，而不是好好说话。

与这两位父亲的粗暴风格形成强烈反差的，则是贾母的溺爱、护犊子。

孙子宝玉挨了打，贾母赶到，不问缘由，劈头盖脸先收拾了儿子一顿，把贾政

骂哭了，算是给心肝儿孙子出了口气。

贾琏也是她的亲孙子。第四十四回，王熙凤过生日，在外面赴宴。丈夫贾琏见缝插针，躲在家里与别的女人幽会，却被妻子撞破。贾琏臊了，借着一点酒劲，竟要仗剑杀妻。满院子鸡飞狗跳。两口子闹到老太太那里，贾母却风轻云淡地“笑道”：

“什么要紧的事！小孩子们年轻，馋嘴猫儿似的，哪里保得住不这么着。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。都是我的不是，她多吃了两口酒，又吃起醋来。”

大庭广众，不说自己那偷人又要杀人的孙子混账，反赖孙子媳妇酒后吃醋，接着又把让凤姐吃多了酒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。这是什么清奇的仲裁思路？

在第二回冷子兴与贾雨村的对话中，就包含了对贾府教育的感叹。

冷子兴：“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，翰墨诗书之族，如今的儿孙，竟一代不如一代了！”雨村听后，也纳闷道：‘这样诗礼之家，岂有不善教育之理？别门不知，只说这贾府、荣二宅，是最教子有方的。’

贾府的“教子有方”，岂不是个最大的讽刺？

后窗

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何况一片小小的竹林！但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王戎、阮咸七人，在河南古山阳县寻到一片竹林后，就天真地以为，用几丛翠竹就可以扎成一道篱笆，而且这道篱笆一定密不透风，既可以避开魏，也可以躲过晋。

如果他们不这么认为，那么他们也不会喜出望外地鱼贯而入，将竹林视作他们共同的人生道场。他们在竹林里摆下酒具，开怀畅饮，放歌纵舞。他们把长发披散开来，甚至把衣服全部脱光，嬉笑追逐。一个个声音洪亮，一个个口无遮拦，一个个心高气傲，一个个身心放达。

如果只看他们的行为，不看他们的文章，实在看不出他们是七个贤者，倒更像是七闲，七个闲人；或者说是七衙，七个

饮者；或者说是七跼，七个翩跹的舞者；或者说是七弦，七根总能弹奏出不和谐音符的弦子；或者说是七嫌，七个嫌弃外面世界也被外面世界嫌弃的人；甚至也可说是七诞，七个流着口水的人；总之不过是七戚，七个重口味的人。

此时的历史，正在由曹氏向司马氏过渡，天空密布阴云，世相飘忽不定，一切玄而又玄。单纯下下棋，已经没多大意思；单纯赏赏乐，已经没多大意思；单纯论论书画，已经没多大意思；单说说说文章，已经没多大意思。于是，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放在了玄学之上。但他们不知道的，这世上所有的玄，更可能存在于玄学之外。只有在玄学之外，一切才可能玄而又玄。

说好的，不问世事。说好的，逃避现实。说好的，伤心欲绝。说好的，放荡不羁。但到头来，七个人也并非铁板一块。

山涛年长，他首先做官了，而且还推荐嵇康接替自己升任后空出来的官职，这下把嵇康惹毛了，一篇微文一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轰然出炉。他宁愿在生命终结时，弹奏《广陵散》，也不愿与不同政见者为伍，高堂华服。但阮籍阮咸叔侄没这样，向秀刘伶没这样，王戎更是直接热衷名利，聚敛不已。

也就是说，竹子是有贞节的，但竹林只能保证林子里的每一根竹子超凡脱俗，却不能保证进入竹林的人，都一定能超凡脱俗。

其实竹林与朝廷的距离，其相隔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，中间或许只隔着一门亲戚，或者官方的一纸任命。

魏晋的秋天，同样风雨。魏晋的天气不好，竹林照样会下起大雨。这世界就没有一堵不透风的墙，作为一片竹林，更大

的可能是四处透风撒气。你当然可以不拘礼法，放浪淫狂，但该做官的做官，该杀头的杀头。所有的聚不过都是偶然，只有所有的散才是必然。由此说来，竹林七贤并非一段竹林传奇，更像是一出竹林悲剧。把所有的坚守简单交给一片竹林，就以为大功告成，事实证明是靠不住的。没有谁能阻挡得住外宇宙的腥风血雨，每个人都只可能完成自己内宇宙的风平浪静。

所谓的建安风骨，绝不是说说那么简单，它每一片的标价，都十分昂贵。所谓的魏晋风度，也绝不会被清淡和狂放的行为艺术简单替代，它的每一丝每一缕，它的每一招每一式，都蕴含力量，充满代价。

相信肯定不只河南古山阳县有那么一片竹林，各地的竹林一定还有很多。这些竹林，长势一定茂盛，颜色一定青翠，其间的故事也一定耐人寻味。

□ 张世勤

透风的竹林

坊间

陪护日记

□ 钟 倩

医院里的陪护分两种：职业陪护与非职业陪护，前者是花钱雇的护工，后者是患者的亲属。陪护是件耗神又累心的事，护工只是替代家属陪护，很多时候，缺乏感同身受的心理，自然无法体会到至亲骨肉的五味杂陈。

母亲住院期间，我顶多是半个陪护，只能做有限的事情。我目睹职业陪护的上岗——早上推着拉杆箱来到病房，身着统一制服，上衣臂章上附有照片，第一眼看上去像护士，又与护士很大不同。他们大多五六十岁，外表精干，头发黑亮，耳际处暴露染发的痕迹。除了陪着做检查，其余时间都在病房里，打吊瓶时，她（他）就在一旁举着手机刷视频，有的还备有输液神器，把提示器夹在吊瓶输液管上，液体快打完了自动蜂鸣报警，着实让我大开眼界。

同屋的这位护工阿姨，外地人，五十有八，个头不高，却干活利索，精明得很，她早上刚下了夜班，从另一家医院回来，去附近集体宿舍洗了个澡，然后过来上白班。仔细打量，她面容倦怠，眼睛些许浮肿，俨然昨晚没休息好。出于礼貌没再多问。她与病房的保洁、护士都混得脸熟，打吊瓶的间隙，出去溜一圈儿打热水，和保洁员拉拉呱，回来精神了许多，不再耷拉眼皮。

到了中午饭点，她照例给患者去餐厅买饭，顺便捎回自己的饭，简单得很，干煸卷心菜、椒盐花卷，用快餐杯接热水冲泡一杯燕麦片，还有昨天另一家医院里吃剩的葱油饼。“我经常去买，他们都认识我了，给我便宜。”或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节俭，她没话找话说道，最后两个字拖着长腔，叫人心头一紧。有人问她家里几个孩子，她仿佛有难言之隐，停顿片刻，伸出两根手指示意为两个，就此打住不再往下说。从她脸上和眼角的细密皱纹，能看出她阅世较深，干了几十年的陪护，她经历的生死离别和悲欢故事俨然能写成一本大书，只是，她自己并不知道，她早晚也会成为书里的主角——每个人都或被动或主动地行驶在生老病死的路上，迎风冲浪，逆风翱翔，挑战泥泞，踏遍荆棘，所走路径各不相同，最终却都殊途同归，抵达孤独而虚空的世界：最忠诚的陪护是自己，也只有自己。

我经常想起捷克作家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的中篇小说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中那个废品回收站里的打包工汉嘉，他每天在阴暗的地下室里把废弃的书籍和纸箱打包带走，从垃圾堆里挑出自己珍爱的书，收藏起来阅读，这一干就是三十五年。最终，他把自己像书那样打进了废纸包里，从地下室里向上飞升。其实，孤独是一种隐藏至深的重疾，但汉嘉在享受孤独中超越了自我，通过阅读，以及专注的朗诵，如他的内心独白，“我最爱苍茫的黄昏，唯有在这种时刻我才会感到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可能要发生，当天色渐暗、黄昏来临，万物变得美丽起来，所有街道、广场，所有暮色中的行人，都像蝴蝶花一样美。我自己好像也变得年轻了。”喧嚣中的孤独，正是活着的姿态。

我注定是个不合格的陪护。有件事是从保洁员嘴里“套”出来的。那天早上她进屋打扫卫生，随口问道，“昨天没事吧？”母亲闪烁其词，没有正面作答。当天她做了个动态监测检查，身上佩戴有设备，我低头给她做动态记录，也和她一样紧张，又表现得不能让她看出来，这件小事就没放在心上。到了晚上，我觉察出些许异常来，等她没有去打热水，第二天，趁她去门诊做检查的空当，我从保洁大姐那里问出了真相。“那天下午，阿姨去打热水，可能腿没劲儿，出来时重重地摔了一跤，她不让我告诉你。”见我满脸讶异，被蒙在鼓里，她又补充道，“她还拎着满满一壶热水，实在太危险了！”话音落下，我的大脑“嗡”的一声，心里一阵自责，两行泪就流了出来。等她做检查回来，匆忙扒拉几口饭，喝水送下口服药，接着护士就过来打吊瓶，她没时间注意我，我把这件事压在心底，像揣着块石头，无人诉说。

陪伴，是最痛苦的身心煎熬。朋友陪孩子备战高考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多次情绪崩溃，平日里他到处上课，是别人眼中的人生导师，但亲身经历过后开悟，孩子才是他的导师。他看到了生命个体的有限性——内心的复杂和悲悯呼之欲出，他陪伴孩子的同时，观照和壮大的不是自己的灵魂。同样的，陪母亲住院，我能做的不过是当她的耳目，记住吃什么药、打什么针，查房医生说了什么，以及下一步的治疗方案。与平时不同之处在于，我们以为为常的亲人，我们自认为理所当然的保护神，现在成了需要被照顾被呵护的对象，走近他们、聆听他们，我蓦地发现，生命与生命之间的陪伴和守望，实在太少，少的一转眼就能失去什么，被命运的小把戏搞得晕头转向。

有个词语叫双向奔赴，也是互相成就。陪护母亲的日子里，我愈发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短暂，感悟生命更替延续的规律——父母抚养我们长大，我们陪伴他们变老，这个过程乃是精神的回溯，如一条大河的潮起潮落，起伏不定，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，这是我们对亲人的无声承诺，又何尝不是面向死亡的从容练习呢？